



小满节气临近，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的种植户抓紧农时，进行小麦收割和水稻插秧。

新华社发

■周华诚

一

走在稻田中间的土路上，泥巴沾到了鞋帮子上，新鲜的车辙印显示收割机刚离去不久，泥巴像是稻田的皱纹。

夕阳西下，有一个老人家在田间拾稻穗，手上已拿了沉沉一把；很多来玩的人，在稻田里走来走去。

这是暖村的傍晚，日头渐渐斜得厉害。良渚暖村的“稻香暖厨”开业，朋友们相约一起来玩。我从城市的南面开车到北面，穿过周末的车流，要一个多小时，然而到了这个地方，却一下子感受到这个黄昏的珍贵。我们去一个地方，通常是因为有事，很少是因为一个黄昏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。

蹲下身，指尖触到那湿润的泥痕。这样的稻田与黄昏，令人想起海德格尔说的：“人，应当诗意地栖居。”诗意的起点，是不带功利地与某些事物亲近。

一个村庄，在深山老林，和在城市近郊，它们的命运是不一样的。杭州城北的暖村如此热闹，是因为它满足了都市人对于村庄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在我看来，它已经并不是真正的村庄了。或者说，一点村庄的痕迹都没有了。

我们坐在草坪上，看着太阳落下去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倒是离五千年前的文明曙光更近。良渚文化遗址，只是隔着一条约田埂，围了一道铁丝网。而我的感受是，五千年前的玉器、石器、陶器，此刻就在我们的屁股底下。五千年前的良渚人，我们的邻居，正在打磨玉器。我们今天的人，在

夕阳西下时，手拿酒瓶，哼唱起民谣。有时候，很难说，哪一种生活更文明、更高级。

二

第一次走进这个村，的确是被它的一大片稻田吸引。离104国道和莫干山路不远。莫干山路简直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道路，暖村就在它的尽头。也可以这么说，在莫干山路的尽头，就是良渚遗址，还有稻田，池塘，青蛙。

几年前，孙军看中稻田边一幢房子，背对一条河，左畔有一口池塘。孙军曾是杭城著名媒体人，他召集了雕塑家渠展明、建筑师陈谷、画家陈蕾等好多人一起喝酒。他想在那里做一点有意思的事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，之后就请了建筑师陈谷做设计。

图纸上的房子，外立面飘逸如风，衣扬起一角，轻盈又自由。

柯布西耶曾说：“建筑是在光线下形状正确、神奇、绝妙的游戏。”这设计，便像是捕捉了黄昏时分的最后一缕光，把它凝固成稻田边的居所。

我们聚在稻田与草地交界处。稻香的客厅里，长桌已摆开，酒香与肉香轻轻飘荡。窗外的草坪上，音乐即将开始。舞台很小，只是一面旧墙，背后是无边的稻田。

舞台在哪里并不重要。稻田就是最好的舞台背景，四季景色各不同，春天是细嫩的，夏天是蓬勃的，秋天是金黄的，冬天是寂静的。下雨是空灵的，天晴是明朗的。稻田本身，就是最诚实的艺术家。

他们唱了一些老歌。比如，“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”，歌声如同晚

风一样，轻轻拂过稻田。尼采说：“没有音乐，生命将是一个错误。”此刻，音乐与自然合一，错不了，也忘不掉。

三

很早以前，孙老师带我跟王院士一起吃过饭。那时候王院士想在良渚的梦溪做一个村落。那里是山丘和水库，布满松林茶园。王院士相信，不久的将来那里会成为一个国际科学家们休息和交流的场所。

我想在那里种一片稻田。几十亩稻田。两三个池塘。王院士说，可以种水稻、茭白，也可以种荷花。

我去看了很多次，带着朋友。还有一条溪，可以溯溪。科学与水稻，都是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。

后来王院士去主持之江实验室了。他关于村落的想法，因为种种变化，最终搁置。

然而，大家心里，依然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关于乡村、庄稼，或者更贴近生活的某些想法。

我们相信，科学家当然是需要日常生活的。每个人都需要美好的日常生活。生命并不总是要填得满满的。只有能透气和放空，才能更好地激发想象。

某些无意义的事，才是最终的意义。首先，要敢于想象；然后，要敢于去玩。要有很大的勇气，和很大的松弛感，才能玩。

所以，好玩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。好玩，就是好好地玩。

四

没有老屋炊烟，没有鸡犬相闻。暖村更像是一群人玩起来的一个游戏。

稻香最终落在了暖村。我们原来对于某些事物的想象，也落地了某一部分。一个人，如果能按照自己的想法，去做一些不一定要有什么意义的事，那应该是很快乐的。看看来到暖村的游客，他们遛狗、散步、喝咖啡和茶、吃饭、搭帐篷、拍照，看起来都无所事事。

无所事事的人，可以对着一片布满枯荷的池塘发呆。

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。

所求，不过是一小块时间里的身心自由。

这是高境界的。也是最不容易的。傍晚在稻田边的树林里看到鸟。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沟渠和林子里起落鸣叫。

晚上天都黑了，又经过池塘，脚步声惊起一只夜鹭，扑楞楞地飞起来，飞到树林中去了。再走几步，又是一只夜鹭，扑楞楞地飞起来。

夜鹭翅膀划开暮色，向林中隐去。有人在那里立了一块牌子，写着一句话：“在此处，留意鸟叫的声音。”

驻足聆听。那不是表演，不是背景音乐，是生命自身的低语。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：“我愿深深入世，吸取生命的所有精髓。”此刻，这鸟鸣，这风，这渐暗的天光，是精髓本身。

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？是五千年前，良渚人在田埂那头打磨石器的专注，还是今天我们在稻香中举杯的松弛？

“自由地走动，徘徊于树林和溪流。流连，观看万物自身。”

不同的时空里，以不同的方式，回应着同一种渴望。在漫长的时间里，只有当下最值得我们虔诚以待。

音乐停止。人群散去。

稻香在夜色里浮沉，像大地温柔地呼吸。

■申功晶

近日，大连外国语大学校园的“银杏伞”“银杏帽”在网络上“出圈”，保洁阿姨们将满地银杏落叶拼成“银杏伞”，伞下桌椅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，毛绒熊端坐其间，网友直呼“这场景太惊艳”！

此时，江南的银杏亦是美不胜收，比如，乌镇乌将军庙遗址上，有一棵1300余年的白果树，那是吴越王钱镠有感前唐乌赞将军讨伐叛军、力战殉国而供于神位前的。时光流转，四季轮回，乌将军庙屡毁屡建，唯古木犹存，“从祠日暮鸦呼群，仿古人说乌将军。将军遗迹不可见，一株大树撑青云……”神木苍劲，阅尽古镇沧桑，风起处，黄叶“沙沙——”作响，茅盾先生的《西江月》“唐代银杏宛在，昭明书室依稀”更是恰如其分诠释了其家乡的文史脉络。

奉化溪口雪窦寺内，也有一雄一雌两株银杏分别立于弥勒宝殿两侧，它们携手相伴，并肩千年，饱阅了千年古寺五毁五建……满树金黄成为雪窦山入秋的标志，它们让深秋中的整座古寺鲜亮起来，此景也成为浙东大地上一大奇观。风起，两株千年古银杏轻叹一声，黄叶儿离开枝丫，在秋风中打着旋儿，最后掉落于那一地金黄里头。枝落叶黄地闹腾了一个秋天，苍老的枝干又伸向初冬的碧空。我曾夜宿雪窦山，有幸观了银杏夜景，一树金黄在皎皎明月映衬下，树影斑驳，尤显孤寂清冷。如果说白天是鲜亮，那么夜间就是冷艳。山里的老人说，他年幼时，两棵古树就是这么伟岸，转眼一个甲子过去了，他老了，它们却没怎么变。

我家乡的郊区洞庭山跻身“中国五大银杏之乡”之一。一到深秋，古

村落的深山坞里、桥头街角、屋前院后随处可见百年乃至千年树龄的银杏老树，“村在林中、林在村中”便是最好的诠释。它们在风中肆意摇曳，将金黄的叶片撒落在墙头、瓦屋上、溪畔头……相错如绣、宛若油画，整个东山镇美成了金色浪漫的童话世界。

市区的前道街亦有“秋风不扫落叶”的习俗，这是一个城市对待银杏的态度，要的就是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这番或有冲击力的视觉感。地面上铺满落叶，踩出“飒飒”声，袅袅秋风兮，一片或数片金黄的银杏叶，从枝头悠悠飘荡下来，轻轻砸在脑门上，随手捡起一片银杏叶，夹在书本中就是一张极好的书签。

我少年时曾寄居在古城的一条老巷里，隔壁有座千年古刹，大雄宝殿前有两株银杏，每至深秋，抬首仰之，一树黄澄澄的扇形叶片在风中轻轻摇曳，一层比一层更为璀璨的光华，足以撑起整座寺院一个秋天的颜值。看那金灿灿的银杏搭配着祥意十足的勾檐黛瓦，随手一拍，就是一张唯美的古风大片。

夜阑人寂，我站在窗口，隔壁寺庙的古银杏早已高过黄墙黛瓦，影影绰绰中可见粗壮的树干撑起错落的枝丫，仰起头，便可看清它的全部姿态。恰好，屏幕上正播放着美

女导演俞飞鸿将须兰的小说《银杏，银杏》改编成的电影《爱有来生》：一个男子，为了等见一面前世的恋人，在寺庙中的一棵老银杏树下守候了50年。——“昨日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日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”耳畔似听得钟鼓梵响缕缕，那是打坐僧侣在经书梵卷中梵轮回生死。想来人之寿限不过百年，然而植物中的“活化石”银杏却在千年的四季更迭中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。

古树无言，你在，它在！你不在，它还在！



12月1日，苏州市留园金灿灿的银杏与古典门窗交相辉映。

视觉中国

■黄浪

不知从何时起，江南的冬天就被“湿冷”一词简单概括了。北方人初至江南，感觉不习惯，便以“湿冷”形容南方冬天。江南人觉得自幼吃了没暖气的亏，也会以“湿冷”表达对冬天的不欢迎。甚至，“北方冬天属物理攻击”和“南方冬天属魔法攻击”的段子也因此产生。

千冷、湿冷之说早已有了。19世纪80年代，美国地理学家詹姆斯·哈里森·威尔逊来中国考察时就吧中国冬天描述为“严寒无比”以及“气候干燥”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的“潮冷”，他认为美国的湿冷比中国的干冷令人难受。其实无论长三角还是华北，相对夏天而言，冬季都是比较干燥的。在冬天低温情况下，空气中富含的水汽偏少，绝对湿度很低。而且冬天遭遇的冷空气普遍干燥，和夏天来自海洋的暖气流大不相同。

当然，和更干燥的北方相比，南方的冬天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都较大。在冬日，同等气温条件下，相对湿度高的地方体感温度会低一些，这是人们认为“湿冷更冷”的主要原因。不过，如果两地温差超过5℃，相对湿度的作用就会弱化。在寒冷的1月，上海的平均气温大约为3℃，北京为-5℃。相差8℃的情况下，气温本身的高低才是决定冷暖的关键。一些观点认为上海比北京还冷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动植物不会撒谎：候鸟的迁徙，植被的变化，都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北方比南方冷得多。一个江南人如果相信南方比北方更冷的段子，在没有添衣保暖的情况下，从苏州室外赶赴沈阳街头，换来的定是肌肤的冻伤。

湿度较大让南方冬天的体感温度相对而言比气温要低一些。但影响气温感受的不仅仅只有湿度，还有风速、日照时数、云量等。北方的冬天风较大，日照时长也低于南方，这些因素会使得北方的体感温度也比实际要低一些。

何况，南北方的冬天时长也完全不一样。2025年，天津于10月17日入冬。这一天，苏中、苏南还处于夏季，10月18日才入秋。江苏中部的扬州，秋天的到来比天津的冬天到来还要晚一天，更遑论上海、浙江与东北的差距。同样，江南的冬天结束得也比北方早。上海常年入春时间为3月13日，北京要晚至3月26日。这样，南方冬天的“痛苦指数”实际就更低了。

即便如此，网上仍存在“北方人在南方被冻哭”的话题，这显然与室内生活体验密不可分。汪曾祺在《冬天》一文中称“江南的冬天比北方难受”，因为“屋里不生火”。北方有使用火炕的传统，当代更是有着集体供暖，加上房屋建筑设计上更注重保暖效果，南北方室内温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。冬天，人们待在屋内的时间更长，室内温度感受取代了实际气温的高低。

如果仅用冷热衡量季节，那日子容易成为一种负担。对浙江人都达夫而言，江南的冬天是上天给江南人的一种恩惠。他在《江南的冬景》里表示，人们可在室外散步领略江南别有风情的冬天景色，不像北方人那样不得不长时间窝在家中。冬天的微雨里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。其实，在今天的长三角乡村里，仍存有郁达夫描述的这种境界，只是在城市中，冷暖的感受和快节奏的生活超越了人们对自然和闲适的感受。试想，江南的“湿冷”，何尝不是一种“诗冷”？

投稿邮箱: changsanjiao201811@163.com

寻找奶皮子冰糖葫芦

■张慧

我小时候，冬天去合肥的城隍庙逛集市，前半段路，脑袋总是仰着的。依仗着有大人牵手开道，小孩的眼睛从不看路，只忙着左顾右盼。熙熙攘攘的人流间隙，糖炒栗子的甜糯味、爆米花的奶油香、炸货的焦香阵阵袭来。但是穿越冬季薄雾、看向头顶的视线里只有一个目标——冰糖葫芦。

每次的搜寻都不会落空。总有卖糖葫芦的人以“稍息”的站姿立在那里，一手插兜，一手扶着麦秆扎成的黄稻草把。草把上斜斜插满了冰糖葫芦，宛如一棵结满了红果的小树。晶莹剔透的冰壳下饱满、红亮的果实，在冬日的暖阳里闪闪发光。我拼命伸出手，终于捏到了一根冰糖葫芦的竹签，竹签上串着沉甸甸的红果子，每一颗都是孩童的简单欢愉。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舌尖先触到冬日的冰碴——那种冰甜跟冰激凌的甜腻感完全不一样，像是冰雪世界向孩童展现了它的清纯一笑。伴随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糖葫芦的壳在齿间碎裂，牙齿触及山楂果的酸韧外皮，忍不住轻轻战栗，接着，冰糖的糖浆在嘴里缓慢化开，包裹着山楂果的酸甜……嘎吱、嘎吱，冰爽酸甜的滋味让人停不下咀嚼。

年复一年，糖葫芦的一抹红色总在那里等待着，然而我的个头年年渐长，直到不用特意仰头去搜寻，也差不多是离开家乡合肥、去北京读大学的时候了。在北京的大栅栏庙会集市上，我看到了在书画家何大齐所著《燕京往事》里读过的老北京厂甸庙会的大糖葫芦：荆条串起大而红的山里红（山楂大果），长度能有一米多高的大糖葫芦，顶端还插着彩色小旗子，颇有气势。

在冰天雪地里吃糖葫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腮帮子都快冻得麻木的时候，再一口咬下严寒里已经冻到坚硬的糖浆，嘎吱嘎吱用力咀嚼。如此勇者得到的奖赏，是唇齿间冰糖壳包裹新鲜山楂果迸发出的强烈酸甜刺激。在寒意的包裹下，酸甜口味的融合之妙又被数倍放大呈现。

南北方的冰糖葫芦有区别，关于糖葫芦的起源，也有南北两说。在南方发明说的版本里，故事发生在八百多年前的南宋临安（杭州）。传说宋光宗赵惇宠爱的贵妃得了茶饭不思的怪病，御医对此也束手无策。无奈只能请来民间游医，而游医开出的药方是“冰糖与山楂一起煎熬，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”——这其实就是用山楂治疗积食，在故事里功效不凡。后来药方传到民间，逐渐演变成民间小吃冰糖葫芦。在冰糖葫芦北方起源说的故事里，这是一种最早来自清朝末年庆亲王府里的甜点小吃。据说最早的冰糖葫芦，只是隆冬里做来给王府的福晋、格格们吃着玩的。那时的一串竹签上只串有两个蘸糖的红果——上面的红果小，下面的果子大，状似“葫芦”，所以有“冰糖葫芦”的名字。之后宫廷小吃走向民间，为了方便贩卖，一串竹签上排了十多个果子，“冰糖葫芦”的名字依旧保留了下来。

能被冰糖外壳所包容的，又何止山楂果？《燕京岁时记》载：“冰糖葫芦，乃用竹签，贯以山里红、海棠果、葡萄、麻山药、核桃仁、豆沙等，蘸以冰糖，甜脆而凉。”可见清代时，人们就已经发现冰糖可以“裹万物”。在北方天然的室外冰场里，只要架起一口小锅，等待白砂糖熬制成令人欢愉的松香色，瞄准糖稀微微冒出小气泡的时候，用提前准备好的食物串在糖稀里蜻蜓点水打个滚，再于寒风中静置

片刻，冷空气就会为“糖葫芦”披上晶莹的糖衣。所以相比南方，北方的“冰糖葫芦”有更多的发挥空间：从普通的草莓、橘子、提子、蓝莓冰糖葫芦，到东北的辣椒、柿子、面包、鱼丸冰糖葫芦……冰雪寒冬虽然凛冽，却也制造出了极致反差的冰糖葫芦。

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生活犹如起伏不定的海面，食物则像是航船的锚，在心累需要停泊时，稳定支点——就像是冬天里的糖葫芦，在每个寒冷时节准时出现，给予人安心；有时它也会变幻，像是生活自带升级系统，比如今年“横空出世”的奶皮子冰糖葫芦。

奶皮子在蒙古语里叫作“乌日莫”，古籍中又名“生酥”，将鲜牛奶小火慢煮至微沸后，再静置冷却即可得到。奶皮子曾经是游牧民族的乳制品。奶皮子糖葫芦如今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“南北融合”姿态，成为社交平台 and 街头门店火爆的现象级小吃。一层奶皮子，一层炒米，红彤彤的冰糖葫芦披上雪白的披风，在这个冬天“横扫”大江南北。从北京、上海、杭州到南京、苏州、合肥，各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奶皮子网红打卡店。有人说，奶皮子糖葫芦好吃，是因为口感独特：奶皮子的醇厚奶香与山楂的酸甜清爽，相得益彰，越嚼越停不下来；有人说，奶皮子糖葫芦火爆，是因为拍照出片，雪白的奶皮、鲜红欲滴的山楂、晶莹剔透的糖壳，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；也有人说，“有手就能自己做”的奶皮子糖葫芦不值



北京前门销售的奶皮子糖葫芦。

视觉中国

得大几十元一串，更何况摄入糖分过多，于身体无益……而更多人不语，只是一味在排长队，等待那串酸酸甜甜的山楂、草莓或是葡萄，搭配奶香浓郁的奶皮子，再裹上晶莹酥脆的糖衣。

跟随某社交平台评论区“奶皮子糖葫芦哪家最好吃”的推荐店址，我也排在了队伍里。漫长的等待以后，我买到了一支红色的山楂、草莓与淡黄色的奶皮子交织的糖葫芦。就像小时候对其翘首以盼一样，我如今仍然无法拒绝糖葫芦的魅力。或许奶皮子糖葫芦火爆的背后，有其必然原因：一种集体的、对共同甜蜜的记忆和追寻，一种拥抱变化、过好当下的生活热情，在冬日里又一次迸发。从古至今，冰糖葫芦像是岁月轮回里的小小火炬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冬日里传递。